

漢石經公羊傳殘字集證

呂振端著

漢石經公羊傳殘字集證

呂振端著

漢石經公羊傳殘字集證

著 者：呂振端

出版者：新加坡文化研究會

承印者：威化印刷廠私營有限公司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承

李氏基金資助出版

目錄

自序	五
凡例	八
卷一	
論證	九
一、漢石經公羊傳殘字之發現與著錄	一一
二、漢石經公羊傳所佔碑數每碑行數及每行字數	二〇
甲、漢石經公羊傳所佔碑數	二〇
乙、漢石經公羊傳每碑行數	二二
丙、漢石經公羊傳每行字數	二七
三、漢石經公羊傳之篇數及篇第	三四
四、漢石經公羊傳馮巖氏本	三七
卷二	
校文	四一

隱公	四三
桓公	四七
莊公（內附閔公）	四八
僖公	四九
文公	五四
宣公	六八
成公	七九
襄公	八〇
昭公	八一
定公	八一
哀公	八二
校記	八四
不知何公殘石	八四
漢石經碑公羊傳部分復原圖	八九

卷三

自序

東漢以還，經籍文字，謬誤穿鑿。熹平四年，遂詔諸儒正定經文，凡刻詩、書、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立于太學門外，以爲國定經學之教本。

石經竣工于光和六年，越八年，即遭焚損，復經六朝兵燹及遷徙，至唐武后時，已毀廢淨盡矣。

至于漢石經公羊傳拓本之著錄，首見于隋書經籍志。北宋之際，洛陽時有公羊傳殘石之發現，唯殘石已佚，今所得見者，有宋洪适隸釋著錄公羊傳殘字三百七十五字。民國以還，陸續出土之漢石經公羊傳殘字計八十二石，共達六百零三字；若並隸釋所載二石計之，則爲八十四石，共達九百七十八字。此九百餘字，雖不足以窺漢石經公羊傳之全，然于版本校勘之學，則大有裨益也。此外，清錢泳著履園叢話謂有公羊隱公四年十八字雙鈎本；此十八字，翁方綱漢石經殘字考及金石萃編曾著錄之，然近

人張國淦著歷代石經考及馬衡著漢石經集存均已直斥其僞矣。

以殘石證之，漢石經公羊傳經復原後，計得六碑十二面，每面三十六行至三十九行。碑陽六面，每行皆七十三字；碑陰則每行七十字。其行數字數之略有差異，實因行距字距疏密不同所致也。然以唐本核之，凡涉及殘石之各行字數，時有盈絀不均之現象，此乃唐本有衍文奪文之故也。今據公羊傳九百餘殘字所能推知者，計唐本較漢石經衍二百五十五字，奪二十二字；較今本衍九字，奪五字。至于漢石經公羊傳之篇數及篇第，與公羊春秋悉同，俱以閔公繫于莊公篇下。以此證之，知漢石經公羊傳亦爲十一篇也。其刻石所據之本則爲嚴氏本，並以顏氏異同附之。

顧歷來研治漢石經者雖衆，然多偏于材料之零星研究。近人張國淦撰歷代石經考，重在綜合各家之論述；馬衡撰漢石經集存，則致力於殘字之蒐集。此二書對研治漢石經貢獻至鉅。至于能運用漢石經殘字作有系統之綜合研究者，則有先師 屈翼鵬先生所撰之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厥後，門人謹仿其體例續治石經者，計有王樹元之漢石經詩經殘字集證、劉文獻之漢石經儀禮殘字集證及余所撰之漢石經論語殘字集證與漢石經春秋殘字集證。一九八一年秋，余復不揣卑陋，爰蒐集公羊傳殘字及相關資料，依次整理，推其行款，析其謬誤；或辨刻例，或校異文，欸

焉三載，乃成斯編。其中或有紕謬疏漏及未達者，實資性魯鈍，學植欠深所致也。尙祈海內外同道碩彥，有以教之。

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呂振端序于新加坡

自
序

七

凡例

- 一、本書共分三卷，即論證、校文、及漢石經碑公羊傳部分復原圖。
- 二、校文僅述漢石經公羊傳殘字與唐石經本及今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之異文，凡言唐本而不言今本者，明今本與唐本同。
- 三、校文部分所著殘字，凡據馬衡漢石經集存者，皆不注明出處；見於洪适隸釋者，則分別注明。
- 四、校文部分之殘字，悉低兩格著之，以資識別。
- 五、凡同字異體，而爲今人所熟知者，校語中即不復出。
- 六、復原圖之傳文，悉依張氏覆刻唐石經本，而將漢石經殘字嵌入，并以朱色書之。
- 七、復原圖之篇第及分年處加點，悉依漢石經，至于每篇前之標題，則從張國淦漢石經碑圖。

卷一

論證

一、漢石經公羊傳殘字之發現與著錄

漢石經自刊刻以還，遍歷諸朝；或受遷徙，或遭兵燹，至「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①，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一②是梁以後所傳之拓本，隋唐時尙存。

至於漢石經公羊傳拓本之著錄，首見於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有「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注未言梁若干卷。舊唐書經籍志（卷四十六）亦云：「今字③石經公羊傳九卷」。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七）及通志藝文略（見九通分類總纂卷一百五十五及卷一百五十七）悉同。屈師翼鵬謂「惜乎自五代而後，舊傳漢石經拓本，又皆蕩然無存。」④所言是也。

北宋之際，洛陽時有漢石經殘石之出土，好事者往往得其殘片，藏而寶之。其中於公羊傳殘字之發現或保存，亦有若干記載。如姚寬西溪叢語（卷上）云：

往年洛陽守因闕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一段，在長安。（方勺泊宅編卷二略同）

天下碑錄（漢石經考異補正引）云：

漢石經尙書、論語、公羊，在張奎（奎，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云：「據東觀餘論，當作燾。」）龍圖家。

東觀餘論云：

今張燾龍圖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張國淦歷代石經考·漢石經云：「劉氏石經考據天下碑錄，此亦在張奎龍圖家者。」）

婁機漢隸字源碑目云：

石經公羊傳殘碑。

趙明誠金石錄（卷十六漢石經遺字條跋尾）云：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

以上爲宋代所發現漢石經公羊傳殘字之有關記載。此外，亦有傳刻之者。其一爲胡宗

愈刻於錦官西樓之漢石經遺文，胡氏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⑤。其二爲越州石邦哲所重刻之蔡邕石經遺字⑥，唯字數未詳。就上引各家所述公羊傳殘字發現之情形推斷，則二家所收，必有公羊傳殘字在內。其三爲洪适會稽蓬萊閣之摹刻本。以上三刻，皆毀廢無存；今所得見者，僅洪适所著隸釋而已。隸釋（卷十四）所著錄之公羊傳殘字，計有：

隱公 二百二十四字

桓公 十五字

哀公 五十八字

校記 七十八字

都計三百七十五字。較之公羊春秋，亦可謂厚幸矣。

元代未聞有漢石經公羊傳殘字之發現。吳棻存心堂遺集云：「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⑦然未云何經。據隸釋（卷十四）著錄公羊傳殘碑，末題馬日磾等名，唯未見有蔡邕者，故亦未能據此而斷爲公羊傳殘字。姑誌以備考。

明代亦鮮聞有關漢石經拓本之流傳，其可知者，有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卷下）云：

「陝西，漢·鴻都門隸書石經殘碑，石經尚書、石經魯詩、石經儀禮、石經春秋公羊傳、石經論語。」張國淦謂「（此）與洪氏所得殘本合，當即據洪氏本。」^⑧所言極是。

清代漢石經之流傳，僅限於摹刻而已。其所據之本，有黃小松所藏之宋拓本，孫退谷藏本及錢泳之雙鈎本。三家之中，錢氏之雙鈎本最爲可疑；而清代有關公羊傳流傳之說，亦導源於錢氏。茲據錢著履園叢話（卷九漢熹平石經條）云：

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夾雙鈎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尋繹，得……公羊隱公四年十八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爲牆東老人所鈎無疑矣。

翁方綱漢石經殘字考云：

公羊殘碑洪氏所錄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予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所錄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

歷代石經考·漢石經（頁二百五十二）於述及錢氏雙鈎本后則云：

錢氏又得墨本，云是原石拓本，一裱裝爲卷，後歸合肥劉氏體乾，日本博文堂景印，即其一也。一裱裝爲冊，均前有錢氏畫象，後有諸家題跋。此兩本上虞